

小編私選

2025 香港藝術節 看什麼？

◆雷里耶夫
圖片：The Rudolf Nureyev Foundation



◆捷克國家芭蕾舞團《仙凡之戀》
攝影：Serghei Gherciu



第53屆香港藝術節將於明年2月登場，別看還有幾個月，需要奮力廝殺的撲飛環節馬上就要到來。日前藝術節率先向媒體透露了明年精彩節目「第一擊」，繽紛多彩，惹得人心癢癢。又是時候讓小編分享私人心水清單，與大家一起擊退選擇困難症。

◆文：草草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簡單瀏覽了一下「第一擊」介紹單張，不得不說，明年的香港藝術節充滿復古氣息。開幕演出請來博洛尼亞市立歌劇院樂團，演奏羅西尼的多首歌劇名曲及孟德爾頌的「意大利」交響曲；另一場音樂會則面向一家老小，帶來充滿玩味的選曲。博洛尼亞是歐洲著名的文化古城，數個世紀以來被賦予了眾多綽號——因為擁有被廣泛認為是最古老大學的博洛尼亞大學而被稱為「學習之都」，又因為擁有眾多美食而被戲稱為「肥胖之都」。香港觀眾比較熟悉的，大概是博洛尼亞兒童書展，近年來在這個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兒童圖書博覽會上都有專設香港館。200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賦予博洛尼亞另一稱號——「音樂之都」，因其不僅有悠久豐富的音樂傳統，還有活力迸發的當代創作。明年的香港藝術節，觀眾正好可以體驗這一古城的音樂華彩。

復古經典 向傳統致敬

復古又怎麼少得了經典復刻？2025年適逢歌劇經典《卡門》首演及作曲家比才逝世150周年，威尼斯布魯魯恩文化中心夥拍多個合作單位，將帶來《卡門》復刻版。演出花費十年時間雕琢，力求全面重現《卡門》於1875年首演時的面貌，還專門請來服裝設計師克里斯汀·拉克魯爾，重構當時的視覺風格。

捷克國家芭蕾舞團則將帶來舞劇《仙凡之戀》。《仙凡之戀》是常演不衰的芭蕾舞經典，首演於1832年，由Filippo Taglioni編舞，4年後著名丹麥編舞August Bournonville呈現了自己的版本，在後世成為經典。捷克國家芭蕾舞團將帶來的是由當代頂尖芭蕾舞星約翰·高博格創作的版本。高博格被譽為Bournonville風格的發揚者，他為了重現舞作當年的經典韻味，翻查了許多歷史資料與筆記，以此作向偶像Bournonville致敬。作品2005年於倫敦首演後旋即為高博格贏得了奧利花獎的提名，稍後幾年又相繼被多個著名舞團搬演，贏得出口口碑。這次由捷克國家芭蕾舞團演繹，觀眾可以一窺將技巧、力量、柔軟和藝術和諧相融，輕巧又流麗的「Bournonville風格」。

喜歡日本文化的觀眾則不能錯過《日本傳統藝能——長唄與藝妓》。藝妓表演是擁有三百年歷史的日本文化瑰寶，平常只有「茶屋」的熟客可以一窺堂奧，遊客難以接觸。這次香港藝術節將邀來歷史

《竹林愛傳奇》載譽重演

隨着「第一擊」預告出爐，眼尖的觀眾也會發現，不必等到明年2月，藝術節已經有先行節目可以觀賞——在2023年藝術節中表亮眼的新編粵劇《竹林愛傳奇》即將於10月展開香港重演。

《竹林愛傳奇》由曾創作了經典舞台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和《南海十三郎》的金牌編劇杜國威杜Sir執筆，由大老信新劍郎執導及參演，以獨特角度講述竹林七賢的後人的故事。



◆《竹林愛傳奇》

當今炙手可熱、默契十足的才子佳人組合藍天祐和鄭雅琪在其中攜手獻上了多場盡顯功架的文場武戲。這次重演，將集合原班人馬，而聽聞杜Sir更會為劇本進行調整，帶來更多驚喜。

《竹林愛傳奇》早前亦入選了「國家藝術基金2024年度資助項目（傳播交流推廣項目）」，在今年10月於香港重演後，作品將展開廣州、佛山、珠海三城的大灣區巡演，向更多觀眾推廣香港特色的粵劇文化。



◆《卡門》攝影：Marion Kernö

悠久的「杵勝會」音樂家，演奏長唄音樂和歌舞伎名曲。而最讓小編驚喜的是，演出將特設南蓮園池場次，讓觀眾在古色古香的環境中欣賞到古老的藝妓表演。

大師身影 雋永相隨

每年的藝術節也是親近藝術大師的絕好機會。首先，舞迷們不能錯過的當屬《雷里耶夫與芭蕾舞之星之會》。雷里耶夫(Rudolf Nureyev)是繼金斯基之後最傑出的芭蕾舞舞者，其火爆脾氣、粗野作風和不羈靈魂，與其

高超舞技一樣令人咋舌。此一星光熠熠的芭蕾舞會將集合來自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瑞典皇家芭蕾舞團，以及多個知名舞團的當代頂尖芭蕾舞星，演繹雷里耶夫與其他編舞家的作品，而參與的舞者大部分更是演出雷里耶夫編舞作品的表表者。觀眾將得以重溫這位傳奇藝術家由舞者到擔任編舞、藝術總監的璀璨生涯。

日本音樂大師坂本龍一與好搭檔高谷史郎所創作的音樂劇場《TIME》終於將登上香港舞台。從疫情前，坂本龍一就計劃訪港，但最終由於健康原因無法成行。大師已逝，這未竟之約成為香港觀眾心中一大遺憾。《TIME》首演於2021年，香港藝術節節日總監蘇國雲表示，很希望將這一大師親自參與的最後作品呈現給香港觀眾。作品舞台如鏡花水月，融合了音樂、舞蹈、裝置藝術，講述人、自然、生命與夢，呈現了音樂家生命最後時刻的心境與參悟。

老少咸宜 深入幻想世界

香港正積極展現自身特色，致力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蘇國雲提到明年藝術節將開展嶄新項目「賽馬會藝貫中西系列」，着重作品中的中西交融，打頭陣帶來中法合作的劇場作品《海底兩萬里》。演出改編自凡爾納家喻戶曉的同名科幻小說，由法蘭西喜劇院於2015年首演，隨即榮獲2016年莫里哀戲劇獎最佳視覺獎。明年藝術節將呈現這個作品的普通話新版，由中法藝術團隊合力打造。作品將以「黑光偶」的方式演出，不僅有充滿戲劇性的歷險故事，亦呈現千奇百怪的奇妙深海世界，老少咸宜。

島嶼管弦樂團及誦詞合唱團則將帶來結合了音樂與動畫的《貝多芬和平之戰》。島嶼管弦樂團擅長復古演奏，藝術觀念卻十分開放破格，向來對跨界演出與創新情有獨鍾。這次透過貝多芬首創劇樂章《史蒂芬芬》及《雅典的廢墟》來展開想像，將樂曲、人聲與科幻動畫投影絕妙相融，帶觀眾進入別開生面的沉浸式壯闊旅程。



◆《貝多芬和平之戰》攝影：Julien Benham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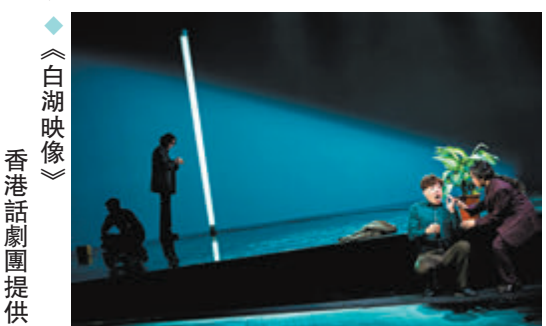
老樹盤根式人文關懷

——談《白湖映像》與《月明星稀》

◆文：梁偉詩

2024年6月，有兩個相當有標誌性的香港劇場作品。它們是香港話劇團發表的《白湖映像》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月明星稀》，分別探討過去、現在的香港，乃至人類在社會的生存狀態。所謂標誌性，是指兩劇都是出於資深劇場編劇對特定課題老樹盤根式的執着和探索，對於老觀眾老粉絲來說，特別有興味，段段會心微笑。

首先是陳麗珠執導的《白湖映像》。《白湖映像》中，觀眾看見的是陳麗珠如何在玩一個「尋找潘惠森」的劇場遊戲，通過拆解金牌編劇潘惠森寫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的代表作「昆蟲系列」五部曲——《雞春咁大隻隻白頭頭岳》《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螞蟻上樹》和《螳螂捕蟬》——重新拼湊出潘惠森的社會關懷和黑色幽默。然而，《白湖映像》不單是「致敬潘惠森」，必須適時亮出陳麗珠劇場簽名式。陳麗珠是進劇場創作舵手，以「詩化劇場」風格見稱，儼然是香港劇場希臘女神般空谷幽蘭的存在。《白湖映像》如何糅合陳麗珠的優雅出塵、貫徹潘惠森市井兼粗口滿天飛的麻甩做派，成了重中之重，也是劇場再創作的最大挑戰。



◆《白湖映像》
香港話劇團提供

明顯地，陳麗珠放棄了「理順」潘惠森「昆蟲系列」的故事，也不以「說故事」為目標，而是「剪輯」五段「昆蟲劇」片段縱橫交錯，互相打斷、互相搗亂又互相豐富。它們唯一的辨識度是服裝，《白湖映像》的服裝設計師是與陳麗珠長期合作的工作夥伴鄭文榮，全劇以莫蘭迪色調校出沉鬱的情緒色彩。不管是霧靄藍、暗磚紅、深紫紫還是錫器灰，劇中的莫蘭迪色服飾都是一系列低飽和度、帶有灰色調的顏色組合。舞台燈打上去，不但失去濃重和明亮的感覺，更展現出凝重緊繃的中性色調。如醜態母女的紫紫色服裝，茶樓女侍應的暗磚紅色制服等。《白湖映像》差不多沒有哪個角色明亮醒神，大有萬馬齊喑的沉痛感。這種傷痛又關乎許多無形的困頓，如《蜘蛛》中的年輕人不可理喻地要到對面天台去，《螞蟻》女侍應不斷被畫外音監控的壓抑。他們都是火宅之人，背負着龐大的情緒陰影、苦無出口，有人嚎哭尖叫有人癡狂奔跑。加上舞台傾斜轉台，暴雨天窗外後狼狽漏雨，水桶列陣。人人千瘡百孔，內外交煎。

《白湖映像》固然都是潘惠森的「本」，更鮮活的是陳麗珠的「導」既有極簡的言語敘事，也有詩化了的人物側影。速遞員「依然」將打不開的雪櫃送上天台，間離化的演員帶着翅膀在劇場遊弋，劇末再現成為全劇的印記。至於《月明星稀》作為一個香港原創劇本，創作之前走訪德國柏林、西班牙基朗拿及英國各個城市，以田野調查為底本，書寫疫情後的香港本土情狀及香港人在世界各地的流徙。

千禧前後《臨流鳥》系列以來，陳炳釗藉劇場透視香港人身份，這也是陳炳釗長期的創作關注

點。《月明星稀》的幾條主線——英國回流香港的阿遠面對家族遺產繼承與個人前路的抉擇、柏林兩名拮据女子如何相濡以沫、倫敦婆婆苦等在基朗拿工作的兒子/丈夫回來團聚，還有隱居蘇格蘭的香港作家何滅呢喃着過去。他們或有交集或有書信往來。聯合導演梁菲倚、盧宜敬，明顯受《臨流鳥》系列影響，傾向將香港人身份，展示出多種不確定和未完成的狀態。《月明星稀》的舞台設置甚至大有「臨流鳥」餘緒，都是陷進地下的奇異空間，遙遠呼應着「臨流鳥」的家族考古。

曾為「臨流鳥」演員的導演梁菲倚，在場刊的「導演的話」坦言，她對《月明星稀》中這群角色的理解，在很早階段便超越了籠統的「留下來的人」和「流徙之人」的二分——「一開始，我從對比的角閱讀這些呈現出的群體形象，如回港人對離港人、生病者對照顧者、男性對女性、老年人對年輕人、思考者對行動者。」原在倫敦落腳的媳婦到基朗拿去，想與丈夫誕育下一代，想像孩子將來代表基朗拿這個加泰小國踢球；跟隨香港作家何滅移居蘇格蘭的五千多本藏書，這些承载着香港的文本，劇中人惘然不知如何處置；柏林雙妹到倫敦與四妹婆媳見面相擁，渾忘一切窘迫困頓；香港的兒媳結婚生子，努力為生活打拚。不同背景和條件的角色，都別無選擇地作出選擇，即便有些選擇難以理解或如空中樓閣。



◆《月明星稀》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提供

相對寫來駕輕就熟的《鐵行里》和與數據渾然天成的《會客室》、《100%香港》，《月明星稀》儼然是陳炳釗走出創作舒適圈的一次嘗試，通過調研書寫相對不熟悉的文化語境和移居生活。恰恰因為奇異的陌生感，《月明星稀》創作不免躊躇、略帶想當然，甚至有着「未完成」的青澀。然而，這種語焉不詳、渾渾沌沌、毋寧也是時代的倒影，終究沒誰可以一時三刻把「香港（人）」說得清。碰巧《月明星稀》的服裝設計師也是《白湖映像》的鄭文榮，於是我們又與莫蘭迪色相遇。莫蘭迪色再次造就角色們某些人格化條件，變成活生生情緒和血肉。

綜觀來說，《白湖映像》始於「昆蟲」終於「白湖」，遙遠的「白湖」似是昆蟲們的心靈烏托邦，平和寂靜、純淨永恒。昆蟲們則是香港小市民的縮影，深具上世紀九十年代草根階層於陋巷橫街喧嘩吵鬧的興味。《月明星稀》卻是千禧至今，香港人在大時代轉折中追求安身立命的「沉重的漂浮」，默默叩問真正的自由。自由與主觀客觀條件密切相關，如同劇中寄寓於不分輸贏的板手球(Matkot)遊戲、狂歡節般的嘉年華、圍成圓圈手牽手的加泰傳統舞蹈Sardana，南飛的鳥鵲懸停於此相遇相知，不必繞樹三匝，莫論何枝何依。